

禍福相依一齣戲

穆欣欣

我十歲隨家人移居澳門。在此之前，全家生活在東北有「鋼鐵城」之稱的鞍山。

一個夏夜，我隨爸爸去看瀋陽京劇院來演出的《紅梅閣》，至今還記得主演的名字叫湯小梅。戲演完了，從劇場走回家的路上，父女倆都沒有說話，各自沉浸在看戲的美好之中。到了家樓下，爸爸忽然把手中拿着的摺扇「刷」地一下打開，舉過頭頂，另一手拉開「山膀」，說：「這是陰陽寶扇！」爸爸上過台演過戲，這個動作一點兒都不「老斗兒」（爸爸說話常用詞，指外行的意思）！

這陰陽寶扇是《紅梅閣》女主人公李慧娘的重要道具。李慧娘是賈似道的歌姬。一次隨賈似道遊西湖，看到書生裴舜卿，發出「美哉少年」的讚嘆，惹來殺身之禍。死後的李慧娘化作厲鬼，夜闖賈府花園，救出被賈似道關在書館中的裴生。李慧娘含冤而死，怨氣冲天，九天玄女憐其不幸，贈她寶扇。此物可使鬼魂隱遁，穿梭陰陽兩界，驅邪避凶。

戲充滿了動作性和傳奇性。女鬼集美艷與正義於一身，且具有超能力。舞台上李慧娘的「魂子步」，用以表現飄飄盪盪的鬼魂。當時懂懂的我並不理解這背後看的是演員功力，那一圈圈的圓場，跑起來上身不能搖，腳下的步子更不能大。最終，這個復仇的女鬼讓好惡者受到震撼，正義得以伸張，滿足了小民百姓的普世願望，極符合國人的價值觀。

若以「聲色技藝」論戲，對於看戲的孩子，「色」無疑是最吸引的。戲曲舞台上的堆紅疊翠，花團錦簇。忠奸分明的故事也並不複雜。看戲首先是審美，其次是共情。那時我已熟悉京劇《白蛇傳》，對同樣以西湖為背景的《紅梅閣》，亦感好奇。《紅梅閣》中大花臉

賈似道又奸又惡，小生行當的裴舜卿玉樹臨風，着實當得起聲色藝俱全的李慧娘一讚一嘆。

這些年裏，我再也沒有看過京劇《紅梅閣》。想起往事，是因為近日熱播的電視劇《主角》裏女主人公憶秦娥的成名作《遊西湖》，和京劇《紅梅閣》屬同一題材，均脫胎自明代傳奇《紅梅記》。《紅梅記》是雙女主雙線故事結構，以南宋偏安、奸相賈似道弄權為背景，講述書生裴禹（字舜卿）、李慧娘和盧昭容的人鬼情故事。目前戲曲舞台上這個題材的劇目，多拿掉裴舜卿與盧昭容的愛情線，集中講述李慧娘之死及其復仇、反抗的故事。她與裴舜卿的人鬼情超越了愛情，上升到與賈似道鬥爭的政治層面，多了一層現實意義。除秦腔外，崑、川、粵、豫、滇、河北梆子多個劇種都有這個劇目，可見深受大眾喜愛。原因無他，於人間不得之事，鬼戲裏萬般皆可。

唯粵劇《再世紅梅記》是個例外。它出自著名粵劇劇作家唐滌生手筆，佔據經典戲寶地位。唐滌生保留了李慧娘和盧昭容雙線故事結構，由同一個演員扮演李慧娘、盧昭容兩個角色，充分施展演員駕馭不同人物的功力，體現戲曲為「角兒」的藝術的魅力。

幾年前，《再世紅梅記》曾作為香港西九戲曲中心開幕劇目，由粵劇泰斗白雪仙擔任藝術總監，其愛徒陳寶珠（演裴禹）、梅雪詩（分飾李慧娘、盧昭容）領銜。那天演出從八點一直到午夜十二點，座中的我和粵劇迷們在慢下來的時光中凝神觀劇。

資深粵劇迷每提及《再世紅梅記》，當別有一番滋味。該劇一九五九年首演，白雪仙擔綱。唐滌生台下觀劇突發腦溢血。有一

說他看到台上李慧娘自棺中彈出時心力不支。曲未終，人未散，編劇在劇場倒下，走完了四十二年短暫的人生。

戲裏戲外，各具傳奇。而崑曲《李慧娘》的戲外更是命運坎坷。

一九六一年，曾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孟超，寫出《李慧娘》的崑曲劇本，由北方崑曲劇院（以下簡稱北崑）排演，故事好，形式新穎，一時盛況無兩，一票難求。在周恩來總理赴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二大」前夕，《李慧娘》一劇曾被特調到釣魚台國賓館為中共代表團演出。

然而，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報紙連篇累牘地出現批判《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的文章。一九六六年後，凡是和崑曲《李慧娘》沾邊的人都遭了殃。藝術骨幹遭遇被揪鬥、批判、抄家。飾演李慧娘的李淑君因不堪忍受專案組的審查，患上精神分裂症。飾演裴舜卿的叢兆桓背負了「莫須有」的罪名，被關進監獄八年。在獄中，叢兆桓用牙膏皮磨成筆尖，插在小樹枝上，寫出六萬字《古典崑曲表演藝術提綱》。編劇孟超更是吃盡苦頭，子然一身，於一九七六年死在家中。

自此，崑曲被毀，支離破碎。上海、江蘇、浙江、湖南的崑劇團和各地戲校的崑曲班全部解散。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恢復傳統戲



▲秦腔《再續紅梅緣》中李梅飾李慧娘。

資料圖片

後，崑曲成了國人最陌生的劇種。

許多年以後，愛戲的父親和叢兆桓老師成為朋友。同為山東蓬萊人，父親常說要隨叢老師回蓬萊老家看看、去叢家大院看看。叢兆桓老師有個女兒叫叢珊，和朱時茂主演過電影《牧馬人》，家喻戶曉。

二〇一九年，父親在澳門接待的最後一位客人是叢兆桓老師。叢老師來參加澳門大學的崑曲活動，那段時間父親天天盼着他來。叢老師抵澳，父親拖着已經羸弱不堪的病體獨自跑到拱北關口迎接，因信息有誤，當日竟撲了個空。

父親離開我們七年了。又是一個六月，不雨亦瀟瀟。我常回想和父親看戲的時光，希望現在的父親手上一把陰陽寶扇，驅邪避凶，處光明境，享馳騁之自由。

七日談

（澳門篇）

《數碼節食》



如是我見 明德

看了《鏗鏘集》講《數碼節食》的一集。

第一部分，講一位家長幫小朋友報野外活動，讓孩子有機會離開手機，短暫進行「數碼節食」。有趣的是，小朋友在野外不是掛住手機，而是掛住

媽媽，很好笑。三天後，小孩子回到家很開心見到媽媽。大人常常以為孩子離不開屏幕，卻忘了他們可能只是用手機來填補父母沒有時間陪他們的空白。

另一位家長，她的八歲女兒從來沒有在不受監管下用智能產品，她去買MP3機，讓女兒聽歌。看似倒退，但細想之下，MP3機只能播歌，不被其他東西干擾。

我們這代人習慣了一心多用，邊聽歌邊滑手機邊回訊息，到頭來什麼都沒真正專注過。

第二部分介紹了兩個人：一位從事藝術工作的，是完全沒有用智能手機的人，平日通訊用固網和電郵；另一位是每日不停用手機的電網負責人。

不用手機的人，生活節奏慢，回覆要等，但換來的是專注和安靜；電網負責人機不離手，每分每秒都在線，恐怕很難有真正下班的時刻。

節目沒有說誰對誰錯——屬個人選擇。

節目中那位完全沒有用手機的人，正是我的朋友。他是我認識的唯一一位不用手機的。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我是潮州人，我啱揭陽嘅」，黃宗澤在台上回答主持人，雖然近二十年沒有回鄉，但鄉音很正宗，而且知道揭陽人就是潮州人，對於在港澳和海外出生的潮州人新一代，已是「專業級」水平。同台的鄭希怡和連詩雅都說自己是「家己人」，但不

會說潮州話。

這是上周五（六月五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的第五屆香港潮州節開幕儀式上的一個小插曲。當日下午，本港的潮州重量級人物濟濟一堂，潮屬總會主席胡定旭致辭，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代表特區政府向這個全港逾百萬潮州人的節日表示祝賀，旅發局主席林建岳以「家己人」身份，呼籲在場鄉親和全港市民入場觀看即將在香港上映的潮州人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為期五天的本屆潮州節，是我參加過的歷屆潮州節中最多明星藝員出席，亦是最熱鬧的一次。

潮州節誕生於二十五年前。二〇〇一年十一月，香港潮州商會為慶祝成立八十周年，於中環遮打花園舉辦大型「香港潮州節」，為期長達九天。現場以潮州傳統大宅布置，以潮州特色的木雕、玉雕、剪紙、潮繡、木偶戲、工夫茶、潮州花燈等節目以及文藝表演，吸引大批市民及各地遊客前往參與。筆者當日亦有到場，與時任潮州商會會長兼剛剛成立的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陳偉南主席、蔡衍濤副會長等多位商會會長一起，在西洋風格建築群環抱的中環核心區露天煮茗，欣賞茶藝師示範泡、沖、聞、品和「關公巡城」、「韓信點兵」的工夫茶道，大家喝了一杯又一杯，雖然比不上古人「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的意境，卻享受濃

迫不及待想看《阿嬤》首映

濃的家鄉味道。潮州節是本港迄今唯一以籍貫族群命名舉辦的節日。

後來，潮州節由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辦，移師灣仔會展中心，規模擴大，影響力亦愈來愈大。兩年一度的盛會，集各種潮汕美食、潮汕文化之大成。黃宗澤形容本屆潮州節是「三好」：好睇、好食、好香，名副其實「潮味薈萃」。潮州節不僅是香港潮州人的節日，更成為香港盛事品牌之一。

經常有內地朋友問，香港有多少潮汕人？潮籍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在一九七〇年撰寫的《香港潮州商會創建潮州會館碑記》中指出，「潮人旅居港九，至今數近百萬」。而今又過了半個多世紀，保守估計，現在香港七百多萬人口中，潮州人佔六分之一。這六分之一，在香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影響力，都舉足輕重。

順便解釋「潮州」與「潮汕」的不同，簡言



▲第五屆香港潮州節日前舉行。

作者供圖

之，前者是行政區域，後者是地域，類似「江南」。香港和海外華人社會一直以來習慣將明清年代潮州府轄下的潮安、澄海、揭陽、潮陽、普寧、惠來、饒平、豐順等縣統稱「潮州」，上述各縣人氏皆稱作潮州人或潮人。汕頭於十九世紀中期「十口通商」後迅速發展成為港口城市，新中國成立後設汕頭地區，以前潮州府所轄各縣（豐順除外）納入汕頭管轄。改革開放後的九十年代，汕頭地區一分为三，潮州和揭陽分別升格為地級市，與汕頭平級。現在內地所稱「潮州」是指潮州市，轄仙橋、潮安二區及饒平一縣，而海外華僑和港澳所稱的「潮州」，內地稱為「潮汕」。地名會變，行政區域會變，但海內外三千多萬潮人的根永遠不會變。

說回今年的香港潮州節，最特別之處是現場到處可見《給阿嬤的情書》的劇照，影片部分演員更專程到場分享，風頭不讓多名登台自報「我來自潮州」的港產明星。這是一部地道潮汕電影，創作、導演和演員班子幾乎清一色是潮人，影片以潮汕話對白，講述女主角謝南枝在恩人鄭木生死後，繼續以鄭木生名義，從泰國給他在潮汕家鄉的妻子葉淑柔寄碼批長達十八年的故事。這份跨越山海的情和義，感動無數觀眾。豆瓣給該片評分高達九點二，創造十六億人民幣票房的奇跡。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看完電影之後分享感受：「這是我第一次站在北大百年講堂的舞台上說我是潮汕人，而且很驕傲，這個片子對我來說意義非常。今天大家為這部電影所感動，也為它背後的潮汕人、潮汕文化所讚嘆，這是我感到特別驕傲的地方。」

《阿嬤》於六月十二日在香港首映，六月十八日起在全港多家影院正式上映。我迫不及待想進場看首映。

數據時代的新盧德分子



自由談 陳安

少時成了文科生後，對理工科始終敬而遠之，故在科學技術風馳電掣迅猛發展的時代，往往擔心自己會淪為「盧德分子」。不過自知本性並無暴力傾向，故絕不會動手去砸任何高科技發明物，比如，儘管我並不喜歡變成「人」的機器，我也只會躲而避之，不會與之拳腳相加——它們連武術也冠絕一時，我們怎能鋌而走險？

「盧德分子」是指十九世紀初那些搗毀紡織機的英國工人，也即工業革命初期機器生產的「破壞者」，他們因有個名叫「盧德」（Luddite）的虛擬領袖而被稱為「盧德分子」。後來在歐美，凡是對新科技帶來的變革持懷疑、憂慮、抵制態度，甚或有破壞行為的人都戴上了這項帽子。

由於科技不斷迅速發展，「盧德分子」之稱也便持續下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電子技術突飛猛進，電腦產品日新月異，因此便湧現一批批「新盧德分子」（Neo-Luddites），不過一般都不會像英國紡織工人那樣採取暴力行動。

比如，有一年，紐約百老匯各劇院都配備「新豐年」電腦，即能製造音樂的虛擬樂隊，用以解僱一批樂師，可為劇院減少一批開支。這批被解僱的樂師沒有動手動腳去砸

「新豐年」，而是聚集在百老匯街頭，舉號吹簫，持弓拉弦，演奏《葬禮進行曲》——不因哪個劇院老闆壽終，也不因哪個歌星仙逝，這支哀樂乃「罷工進行曲」，宣告百老匯近二十家劇院的樂師們開始聯合罷工，宣告所有劇院停演所有正在上演的音樂劇。這批百老匯樂師便成了電子時代的新盧德分子。

時代發展之快真是匪夷所思。直至前幾天瀏覽網絡，我得知如今我們已從「信息時代」（Information Age）經過「電子時代」（Electronic Age）進入「數據時代」（Data Age），也即進入了人類社會信息技術發展的第三個核心階段。據說，在這第三階段，數據是「基石」、「燃料」，人工智能（AI）是「核心引擎」。廣大理工科人士如今已在充分利用和享受人工智能特具的自動化、高效率和高精準度優勢，而像我這樣的文科生驚愕之餘正在作蝸牛之行。

那麼，在數據時代有沒有新盧德分子呢？在網絡上檢索一番，見答案：「有」。

這個數據時代要建不少「數據中心」，在那裏放置計算機系統的大量設施，用於收集、存儲、處理和分發數據。原來我無知地以為數據中心不過是個虛擬空間，出乎意

外，網絡圖像給我顯示的數據中心竟如此龐大、寬敞，只見裏面置有許多高至天花板的玻璃鐵櫃，一排又一排，閃亮着神秘的藍光。據說，這樣的中心需要超量的電和水，還發出噪音。新盧德分子隨之而現，不論在擬建或開始建數據中心的地方，都圍有大批群眾，他們舉着寫有「No Data Center Here」的牌子，抗議他們的平靜社區受到侵襲干擾，甚至還出現訴諸暴力的人，如在得克薩斯州，有個男子在一個數據中心創辦人的住家附近投擲汽油彈，造成一片恐怖氣氛。

更多的新盧德分子出現在學校。見到學生們交上來的作文或報告幾乎千篇一律、內容雷同，教師們立即知道這是AI的賞賜而攬臂嘆氣；作文或報告被老師否定的學生則不得不承認自己沒動腦子，不算抄襲也是偷工減料。教育機構要培養的畢竟是刻苦學習、善於研究、富有創新精神的學子，新盧德分子也就是要抵制新的高科技所帶來的副作用，學生不能因此而變得滿腦子依賴思想，貪圖輕鬆，嗜好不勞而獲。

甚至是一場「新盧德分子運動」：洛杉磯公立學校教育委員會通過決議，要求嚴格

限制低年級學生使用智能手機，限制高年級學生的熒屏時間，阻止全體學生進入YouTube等視頻平台。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成立「盧德分子俱樂部」，提倡「新盧德分子生活方式」，要求抵制熒屏誘惑，禁用智能手機，多讀傳統教學課本，並反對在畢業典禮上用人工智慧語音（AI voice）宣讀畢業生名單。

如今不少人士關心數據時代的社會變化，紛紛發表關於「新盧德分子」的評論。他們說，歷史上的盧德分子不是真正地反對機器，而是關注先進技術能否改善人們的生活狀況，不讓公司經營者通過損害勞動者的利益發財致富；今天的「數據盧德分子」也不是反對高科技，反對電腦網絡或人工智能，而是關注年輕一代的精神健康，保護至今仍然值得我們珍惜的東西：好書名著，優秀文化，專心讀書，踏實工作，有創意的思想，深刻的理念，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人與社區的緊密關係，家庭的和睦，社會的和諧。

有位學者寫道：「世界如能保持這些值得珍愛的東西，就一定能出現像愛因斯坦、托爾斯泰這些不隨俗、不平庸、不膚淺的傑出人物。」